樂全集

六

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為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稅橫目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罽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肴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於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俱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廪不為之實帑藏不為之積其故何哉蓋物有貯滯利

有稽伏開塞無術歛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剥奇贏累年無捨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至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盖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虚之道故畧大而規小忘遠而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與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為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壟行販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井邑况於為國乎况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弱國可

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於唐氏開元天寶時丕冒日出寰海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頹事侈費而崇禮慎矜韋堅王鉷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通利涂而專取於民倚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四方騷動遂用傾危實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宮廚無兼時之積禁軍絕餉饑甸百姓接穗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傲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

三代而下言治國者惟漢唐至我朝焉天下其猶故也以言乎蠹則益多矣漢以兼并唐則釋老我朝加以兵馬蠹出於一百姓有不足者蠹出於二國且虛乏之三蠹並生若之何而冀上下之豐給也蓋天生五材世所並用必有武備邦之大經夫兵國之衛也何蠹之云乎以夫置兵之法與古已異是以謂之蠹焉爾自三代而下逮於唐兵農一本故周氏因州里以起師旅齊人脩內政而寄軍令漢法調民代更以充邊戍唐制案籍科發

去識國用自當周贍家給人足禮義興行洋洋乎頌聲
盛德軼乎三代矣謹論

樂全集卷十五

命也者不待乎諄諄而諭之而後為命也有自然之道焉之謂也夫瓦絲匏革之音清濁疾徐之序干旋行綴之列鍾呂周疏之節此豈樂之云乎將外之飾者爾至有宣導順氣輔成正心應之如四時均之如風雨滌暢乎血脉浸涵乎肌膚不使放淫邪慮得接乎心術近之一身遠而化諸天下一由中和之道此為得乎天地之命乃樂之本情者也是以聖王尚之言教之大者必曰樂云謹論

聖王處民瘠土論

維昔先王疆理天下均別地域莫不井衍沃之土標敦鹵之壤辨其物性審其産利以制地貢以令地職分休易三等之地為上中錯出之賦豈固務勞斂於民乎而國語載文伯母之言曰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是以能長有天下不亦異諸聖人毆民安樂之意夫亦有激而言者請試論之蓋王者之制民也分其四業列其九職皆所以勵之敦本畧之無游然

事以為治世不當有象刑爾故其言曰治古不用刑邪是象刑固不用矣治古猶有犯刑者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乃非所以為治之道也愚以為象刑之說固不可以為訓荀卿之言抑未足以折中是皆過猶不及之辭也治古之不當有象刑則明矣而荀卿以為犯治之刑固重亦不察矣夫先王之致理也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故禮以立其本信以行其令仁以全其恕義以斷其宜訓之以廉讓成之以節文

三公為鄉老論

蓋聖王之建官分職化民治俗之道至矣內之朝廷外之鄉遂朝廷之尊莫如三公鄉遂之師莫如鄉老故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以領州黨族閭比之屬焉其安擾邦國之道請廣其義云先王制爵位以處賢德異等儀而章貴賤則有公卿大夫士焉三公分監天下曰二伯一相處乎內三公之位也蓋論道經邦揔方而議佐王制治燮和天人故曰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

仁義之師牧民無慈惠之長善無勸而惡無沮壯者暴而老者遺爭鬭辯訟之獄繁侵奪欺凌之患起仁義之道自此絕矣葢古之哲王所以用賢貴德非以為一人之利將萬民之為利爾古之君子所以居位行道非以為一身之謀將萬民之為謀爾是以尊於朝而政成於上教於鄉而化行於下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故曰王政之詳必自夫家始則三公為鄉老之義其在是矣

逐君側之惡人而以地正國之事蓋二子之寓言者且智伯以三臣同罪獨逐鞅為刑不均故范中行逐焉而韓魏獨以趙氏為請是亦不均矣鞅由韓魏而得歸尚何國之能正夫范氏中行氏晉國之世卿名族矣考寅吉射事君之素而惡無所載尚何君側之惡之謂自趙氏之歸而晉國無歲不用兵競與韓魏併智氏三分晉國而有之唐叔之祀用殄焉其禍始乎此也且使後世權詐者襲其迹而為之故由二家之書實粉澤之也愚

見其言不可為法而適為姦雄之利故曰異乎聖人之用心者其謂此也夫

祭仲行權論

事諸侯其國重佐王者天下正不顧小利而敗大體君可易也社稷不可亡也是之謂忠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不能固存亦不從於亂是之謂具臣懷苟且之安挾覬望之慮回惑持貳以全寵祿是之謂姦臣是故忠於社稷者何事非君徒愛君者不必利社稷逢君惡者亡

勿入勢得勿入哉祭仲秉國之權內不及謀而外虛死是無益於君而徒自損其國也故必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緩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後五年書鄭伯突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鄭則祭仲之謀效矣易曰巽以行權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之時義大矣君子行之所以輔正道小人行之所以成詐利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至乃三卿之分晉田氏之得齊新莽之盜漢孟德之遷許三馬

民性何常哉惟化之從也子盍況之異物乎馬牛駞騾獸之悍者鵰鶚鷹鸇禽之鷙者馴而服之鞲而役之惟人意之從也況人之靈豈如木石之不遷者耶誠如是則周衰戰國之亂亡秦之暴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漢文景自漢之末魏晉之弊五胡擾攘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唐太宗是故大化之行也則天下之性如一人大亂之作也亦以一人之情變天下愚故曰中庸者天下之化也聖人所以極性命之理而正教化之端者也謹

化之原脗合乎諸異周視而同仁端默乎户牖之間凝
神乎太紫之庭我無為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化夫
是而天下之俗安以和各復其正性命之理得矣故曰
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是故聖人之
道大可以參乎天地微可以通乎鬼神變而動順而靜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民猶範圍之内也故其穆
人倫移風俗使民德歸厚物性合和其本自乎一人之

叙是於五時迎氣之體可乎哉家語載孔子語宰予以
五帝德之說遺少昊少數而禹在焉又季康子問五帝
之名孔子乃以太皥炎帝黄帝少昊顓頊為對蓋夫子
之答因乎所問康子以五德發端故以五運相承者答
之宰我本以黄帝為問不及少昊故略而不書遷既綱
羅周博斷為定典接先聖之絶緒遏學者之末流書以
該名數表以正時歴世家以顯宗本列傳以著成敗態
其大本紀為之主而一紀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

則曰王歸自克夏伊訓則曰伊尹奉嗣王盤庚則曰王命衆高宗肜日則曰祖己訓諸王其在于詩商頌長發之篇則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稽諸詩書夏商之王也其可知已而史遷紀三代自禹而下十有六王自湯而下二十九王至於桀紂並錄曰帝書稱商王受遷曰帝辛至周方曰王噫遷既破編年為紀傳緝補舊聞馳騁百家上下數千年條貫明白可謂勤且精矣而於帝王之序國統大體反為差戾

違背六經帝桀紂而王文武可謂正名乎哉且本紀者政教之源傳志所出今遷紀五帝而失相承之序叙三王而乖正名之體莫大此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四代受命論

或曰夫源遠者流長基厚者德深而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何耶曰舜禹天之所自立商周人之所自成昔舜鯀而在下棲於畎畝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大孝之德格聞于天帝試諸難遂命以位禹平水

絶之故雖商周之興必待此時也然一代異王苟有大
德天必佑命夏之少康商之二宗周之宣王咸能篤脩
前烈中興王業者是也夫豈二帝三代之事為然雖百
世可知巳且天道至信人心至煩命不於常惟德是授
漢祖起于徒步挺劒西指革秦慘酷去項殘暴迺自周
衰戰國以來民塗炭者五百年一旦而拯之置之仁壽
可謂大德矣重以文景之恭儉武宣之英明故雖中絶
而民心依依不去者有以哉有以哉東京喪亂天下尋

然危弱相承禮刑不立五代四姓浸微以滅上無所授下無所歸雖欲正之人誰適從且夫商盤庚之遷亳周平王之都洛不出王畿之內如歸別館之中兆庶實從不失舊物比夫身居藩翰觀望本朝進不扶危退而正號非同論也至如太伯之奔勾吳不得謂之姬矣昭烈之興巴蜀豈可以為漢哉魏氏先實漠北控弓朔代南平燕趙遂通秦涼出令作法變風遷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人矣則是

夏禹之出東夷文王之祚西羌爰集大命以撫方夏詩書所載謂之何哉前世大儒斷南北之疑者所以正魏也或曰二帝三王應天承運必謳謠之先歸故人神而協贊秦遷周鼎漢受秦降雖仁暴不同亦傳授有所元氏起於參合踐食上國謂之受命晉祀實存謂之中國則劉聰僭據乃陶唐之冀方苻秦所都實宗周之咸鎬若其審定王居之次推考生勝之法偏閏相承夫何足尚曰劉石苻姚世祚短淺欲正其名無名可正魏之霸

桓比曰舜肖堯堯授之禹肖舜舜授之禹不得其肖已者故傳之子而以止天下之爭且亂是舜不能以傳禹堯失所授也禹不能以與子舜非知人也此其授受不失其宜故二帝一王稱聰明之德宣公以穆公為賢使主社稷而穆反為禍階則如宣之失於所付何曰是不同義夫堯舜舉於外宣穆取於内舉於外也廣故必求肖已者取於内也惟親故足繼世而已耳穆賢於殤舍殤而授穆可也殤不賢於莊捨莊而授殤不可也故愚